

方方

自选集

方方◎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方自选集 / 方方 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443-2545-5

I. 方... II. 方...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3071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bookstore.com>

方方自选集

作 者: 方 方

责任编辑: 刘 靖

特约编辑: 吴 鸿 周 轶

装帧设计: 方阿之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总经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42.25

字数: 780 千

书号: ISBN 978-7-5443-2545-5

定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自序

这本自选集收入的是我写作近三十年以来相当主要的一些作品。

其中以中篇小说为最多。平常我最爱写的也是中篇小说，因为写得比较多，以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是它们。这就让我的短篇小说十分委屈。其实我的好几篇短篇小说都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当年的选刊们因为经常选我的中篇，见我的短篇，便一律放弃转载。有一次一个编辑跟我说，因为刚选过你的一个中篇，所以他们不肯再选你这个短篇。这篇小说这么好，真可惜呀。

是可惜，但却没办法。所以大量的读者没有机会读到我的这些作品。在这里，我把我自己喜欢的这些短篇都收了进来。我在选编的时候，又一次阅读它们，我相信它们能历经时间的考验。

这部自选集中最大量的当然还是我的中篇。我格外喜欢中篇小说这种形式，甚至有点入迷。因为它特别适合我这种性格的人来写。写短篇常常会觉得不过瘾，似乎正写在兴头上，突然就写完了。就好像吃一道好酒席，吃了一半就被人强行拉走似的。而写长篇则需要太多的耐心。生活中总会有干扰，一干扰，几天定不下心来。结果写作的时间便总是被拉得很长，一直拉到自己都不耐烦为止。唯有中篇，写到我自己想要收手或是恰有外界骚扰时，正好写完。更兼它篇幅不大，答应编辑的稿债，也比较容易还。最多咬咬牙，半个月完成一篇时间也足够。如此这般，大量地写中篇小说就成了我的自然而然。

所以，这部自选集篇幅最多的便是我的中篇小说。

现在的写作于我来说，如同每日的生活必需。隔上一阵，如果什么都不写，便会不自在，心里的空虚便像春天的草一样疯长。经常我也并非都是在写小说，有时候随手写上一点感想，也很舒服。特别有了博客之后，漫不经心地随心所欲地在博客上自话自说一番，或是将旧作翻捡出来重新看过，贴出来给大家看，也蛮来劲。这一切，其实都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是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1978年我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读文学专业后，才算是我真正接触文学的开始。以前不过是胡乱读闲书而已——我家里人全都是学理工科的。那时的我，像我的父兄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读者。只会不知好坏地见书就读，仿佛猫抓老鼠，逮着哪只是哪只。所幸那年月，没有什么文化课可上，天天放大假。大量的时间若不阅读，便不知如何打发。想起那个时候，闻知谁有一本好书，不辞辛苦，磨尽嘴皮，也一定要借到手。为了在规定时间内还书，还必须通宵达旦地看。若逢停了电，点着煤油灯也要读完。那些读书的日子，真是尽兴呀。尤其夏天的下午，天热不想出门玩，我几乎天天坐在走廊大门通风的地方看小说。多少年如此。左邻右舍都看惯了，他们常说，方方看起来，她妈妈怎么喊她都听不到。直到现在，我还会常常想起自己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小说的情景。以致进到大学，当看到老师开出的必读书目时，我竟是大喜。因为当代的小说部分，几乎全都被我通读过了，而古代中的经典小说，也读了大半。

对于我来说，写作最初的开始，便是阅读。是阅读让我热爱写作。转眼之间，竟也写了近三十年，把一个热血青年的我，写成了一个头发斑白的我。

有时候会想，不知今天还有没有读者，像当年的我那样去阅读。如果有，希望我这本书，能让他感到阅读的快意。

方 方

目录

自序	1
短篇小说	1
幸福之人 / 3	
言午 / 12	
金中 / 22	
禾呈 / 32	
纸婚年 / 41	
凶案 / 48	
推测几种 / 57	
哪里来哪里去 / 65	
中篇小说	77
闲聊宦子塌 / 79	
风景 / 138	
白梦 / 184	
白雾 / 222	
白驹 / 253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 289	
暗示 / 326	
过程 / 353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 385	
树树皆秋色 / 427	
武昌城 / 466	
万箭穿心 / 541	

散文随笔 605

女人的字女人的书 / 607

汉口消失的游戏 / 610

人倚松门——陈三立和他的松门别墅 / 619

在丽江看街看雨看人 / 625

恶之花——关于租界 / 630

吃的快乐 / 638

有些人总也难忘 / 647

人生都是小事 / 654

附 录

方方主要著作出版年表 (2001 ~ 2007) 663

短篇小说

儿子哑然。金中则大悟。恍然中他觉出他心
里头生出一双手已触摸到了什么，那是一种难以
言喻的东西，但不是死亡。

幸福之人

林可也从劳改农场回到学校的头天，看风景看得眼睛都直了。除了校园同二十年前相比像是换了一整套衣装外，来来去去的大学生们摩登豪华、神气活现得叫他目瞪口呆。林可也先是揣摸可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后又立即否了这观点。想是国家已部分地进入了共产主义，如此一想，便不觉兴奋起来。苦熬二十年，毕竟还是看到了当年理想的实现。

隔了三天，系里为他开了欢迎会。桌上放了些水果糖瓜子什么的。起先大家很懒散，个个嗑着瓜子王顾左右而言他。但因了林可也的激动异常，使大家的注意力前所未有地集中起来。林可也反复说是组织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拯救了他，又反复说将以余生给予报答，无论叫干什么都行。他的发言感动了大家。大家也纷纷地含着糖果说是呀没有组织上的全力调查，实事求是，他林可也可不是一生遭冤且终老在了劳改农场？林可也忙不迭点头称是。有年轻的眼睛锐利的人透过他深度的近视眼镜片，窥见了他噙在眼眶里的泪花。会后大家一致认为林可也这人厚道老实，令人信赖，想象不出他何以能成为当年闹得很响的“反革命”。好在没人愿去多想，倒是很快地将分给林可也单独一间房子的事敲定了下来。而就在会前，几个单身或家属尚在外地的青年教师还在头破血流地争夺这间房子。因为谁也不愿意住集体宿舍，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至少比林可也更有资格和实力独居一间，尽管那房间也就十一点几平米。林可也教龄才半年，还是50年代的，而其他入，哪怕最年轻的比如刚分来的小丁，也有九个月教龄且学位乃硕士，比起林可也这本科，自然本钱又足些。老教师们曾劝他们仁慈一些，说林可也四十好几了，吃了不少苦，教龄虽短，可劳改龄却长呀。青年教师自是不服。他们没经历过急风骤雨，丝毫没有怜惜之心，也不愿仁慈一番。反倒一致地说，谁叫他

撞到枪口上了？命该如此。尔后又背地里大骂老教师们假慈悲，当初还不知怎么往井下扔石头哩。骂完又议论说他们自己有了房子，而且有人甚至连自己独享的书房都有了，比方胡教授，他老两口住三室一厅，儿女都出了国，他当然有条件富于同情心了。倘若他也住集体宿舍，守着窄床课桌和孤灯一盏，见同屋人有女友来还得急急回避的话，他一样会为这单间小屋打破脑袋。一个姓刘的老师说：就像路边一块肉，抢吃的只会是饿狗，饱狗是不屑于的，原因是它吃不下了。而饿狗中谁也不会认为那肉应给最饿的狗吃。胡教授风闻此骂，未曾动怒，只是暗叹了一口气，心说尔等教授讲师现今只消用饱狗饿狗来打比了，实在是斯文扫地。不觉又将同情心分了些许给年轻人。

系里领导也一直为此房分配不下而焦虑万端。想专制却又逢上主张民主的年代，便只好将林可也暂时放进了招待所。招待所的房间有地毯有沙发有壁纸有彩电还有卫生间，卫生间里每日供应热水肥皂以及手纸，洗完澡上了床，床软软的把身体陷了下去，舒适度超过了林可也头脑里对共产主义的想象。这便使他感到诚惶诚恐，疑心其中可是别有阴谋。于是晚间噩梦不断，仿佛又回到他初始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时期，每分钟皆肉跳心惊。他想万一光为住这豪华房间给他来条罪行呢？比方说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虽则是别人让住的，可到了要命的时候哪个别人会来捡这个账呢？还不只他林可也自家顶上？林可也在劳改农场一直住大统间，床且是上下铺那种。平日里他白天干活也就是改造，晚上看书，不娱乐不聊天也不看电视，俱事皆听管教干部的。管教干部说什么他便知道什么，不说的，他便不知，为此，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林可也稀里糊涂地弄不清楚。林可也以最大的耐力在招待所住了两夜，如卧针毡如履薄冰，终于鼓了鼓勇气去找领导。系领导正在为那房子左右上下地做思想工作，一听林可也不愿住招待所的请求，吓了一跳，自是以为林可也定是听说争房之事，仗着自己二十年冤枉的本钱来施加压力以便一取夺房到手。领导拿出浑身解数，苦口婆心地劝林可也再忍耐忍耐，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事的。林可也说，他住集体宿舍就行。领导说集体宿舍两人一间的已没空位，只有三人间的还多出一张床，这还是新来的大学生嫌这里太穷，辞职去了一家公司当职员才腾出来的。林可也大惊亦大喜。大惊乃为竟有如此蠢物，放了可敬的大学教师不做，却去做那受气的小职员；大喜则是才三个人一间的房子，多好的条件，竟叫他给碰上了。林可也惊喜完毕即恳请领导看他夜里好读书的份上，让他去睡这个铺。领导将信将疑，揣摩其用意半天，不得其解，又见他委实诚恳，不似有诈，终于说了活话，讲是开完了欢迎会研究研究再定。林可也是个知事之人，晓得将三人间床铺分给他这么个前“现行反革命分子”住，也确是大事，必得研究才符合原则，便又返回了招待所。进

门后即开始拾捡东西，边拾边叹自己交了好运。这辈子，林可也还从没住过少于三个人的房间哩。

岂知欢迎会上系领导谈出了林可也要求住三人间的事。林可也心虚地也说了几句。林可也说请大家看在他新来乍到，四十好几却一事无成的份上，让他住了那房子，以便作些研究。林可也的话完后差不多有一两分钟的静场。后来还是发表过饱狗饿狗之理论的刘老师打破了这沉默。刘老师说：“就让我住三人间吧。”他的话叫林可也一下子面红耳赤，林可也立即觉出了自己未免张狂。他凭什么提出偌高要求呢？于是，林可也赶紧结结巴巴补充，说我可以不住可以不住。就分给我住人数最多的宿舍吧。我习惯了，早习惯了。尔后又连向那刘老师点头道对不起对不起。正在林可也浑身不安时，又有人说，既然刘老师都这么说，我们也没什么可争的了。林可也听不出所以然，只呆头呆脑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一团麻乱地在心里谴责自己。林可也不晓得，三人间是所有老师拒绝去住的。都得备课改本子作研究，三个人搅在一起，又干得成什么呢？刘老师乃北大研究生毕业，虽年轻，但学历硬，资格也算老，是最具住单间资格的，他一放弃，别人自然无话可说。于是欢迎会一完，系领导草草开会，当下商定了单间房子的主人。

林可也便马上住进了单间。第一次进房间，他简直茫然无措。好一阵子才缓过劲来。感激及谢恩之情溢于言表。房间在单身汉的大筒子楼里，厨房厕所皆为公共。厕所里臭气熏天，屎尿遍地。林可也条件反射地寻扫帚及冲水管，以职业清洁工的水平迅速地将厕所冲扫一净，以致全楼人都以为新来了个清洁工专扫厕所。后又见林可也亦同他等一样，堂而皇之地独居一间，不觉又愤然起来。说是凭什么一个弄清洁的也配住此楼的单间？此楼里住的多是傲气十足锋芒毕露的青年教师，或来自复旦南开，或来自北大清华，个个自命不凡得以为天下少了他们便不足以为天下，全然不在乎捏几张勉强够吃饭的钞票寒酸着过日子而尽吐狂言。学校里的清洁工们最瞧他们不起，总是忘了将那楼的卫生弄清洁，当然这也不影响这些人屙屎时边闻恶臭边更加地狂言。林可也做了卫生倒落得众人一致的白眼，想说些什么，却偏又职业性地不敢作任何辩解，只好堆些可怜的笑容在他的瘦脸上。如此这般，他的邻人愈加地不齿于他，直到林可也的同事们三个两个地看他并为之送些生活必需品时，方将误会解除。

同事们送来的生活用具很派用场，虽已旧了，可缺它还不行。比方脸盆，比方桌子，又比方挂毛巾的绳子，如此之类。气魄最大的是胡教授，他派他的研究生搬来一个煤气炉，说是等配备了学校的煤气户口后，可自用来改善一下伙食。林可也从未见识过这种炉子，经反复讲解后，始闹清此炉不必劈柴生火亦不必添加煤球。如此心下有些胆怯，不敢受此重礼。研究生说，拿着吧，胡先生买了台

电子打火的，比这强百倍。这个留了无用，前些天险些当破烂卖了，师母说且不如送人还落得个人情，胡先生便想到了你。林可也听得这般说，只好落下这人情。刘老师帮他将人情放入床下，直腰时拍拍手说，这玩意儿你也留着送人吧，学校届时给你煤气证时，有理无理，你都得再买他一个这样的煤气炉。林可也一直没琢磨出刘老师的话中之意。

学校给林可也补发了相当一笔钱，比起他二十年中失去的工资，这当然是微乎其微，但对于长年腰无分文的林可也，两千元，竟如天文数字，大得林可也觉得他父母一生也没存钱到这个数字。林可也战栗栗地放了一千九百入银行，留出一百元自用。他想万一又有变化，需索回这钱，他也拿得出手。

林可也拿了百元钞票出门，一路盘算该买两套春秋装，两件衬衣，一双皮鞋以及几件内衣裤。如果尚有余款，不妨奢侈一回，去餐馆喝顿排骨汤。一想到汤，胃便涌动，二十年前汤的余味又在喉头处作祟。

林可也在内衣柜台挑好衣裤，待付账时，才发现百元钱已去之四五。他糊涂了，不解是钱不值钱还是衣裤太值钱。售货员不耐烦地板起了脸，林可也只好一分不少地将钱递了前去。出商店时，他满头是汗，皮鞋买了最便宜的，春秋装根本没敢问津，衬衣买下了一件，至于排骨汤，林可也只能还是品那长留在喉的二十年前的余味了。上了电车，林可也昏头昏脑，繁华喧闹之世界从他眼前一掠而过又一掠而过，连绵不断。于是他产生令他自己奇怪的怀想。他怀念起他的劳改农场来。想到那里的安静那里的简单那里的约束以及永远有人在注意你钳制你教导你指使你使你感到了自己的要紧诸如此类，顷刻间这一切都让林可也燃烧般激动起来。他已习惯了不自由习惯了压迫而对到手的解放和自由却万般地不习惯起来。林可也想大约自己命贱，只配那样。那天，食堂开饭时间已过，林可也没买上饭，便放任自己饿了一顿。

林可也试讲的时间已安排定了，林可也一连好多天都紧张紧张地备课。林可也高中时迷数学迷得同学们都笑他神经病。高考时，其父坚持令他改学工科，认为工科更能助国昌盛，而理科只是国富之后的事。林可也素来听父亲的话，便学了工程物理。到了农场，百无聊赖，又回过头来重温他的数学梦，无休止地解题。巧的是管教干部中也有一数学迷。有一回，这老兄解题卡了壳，正抓耳挠腮地焦躁，恰林可也去喝水从他身边走过，见他写得满纸蝌蚪，便忍不住驻足一观，这一观便投入了全部身心。观至卡壳处，又忍不住点拨了一下。管教干部经此一点，恍然大悟，一路解下，一顺百顺，解究方抬头，见是林可也，便也不顾身份地高谈阔论起来。两人皆觉千金易寻，知音难找，实是缘分不浅，便做了朋友。见面即谈数学，你来我往，愈谈愈深。林可也难熬的日子也变得好打发起

来。后来那知音考了研究生去上海读书了，年节回家，常捎些新书给林可也。林可也曾问他何故不怕人抓他的阶级斗争。那知音笑说，就这么回事，外面搞得吓人，到了这儿，你还能怎样？林可也想，也是。

林可也被分派讲基础课，尽管他极认真地备了课，可仍然忐忑不安。试讲那天，学校来了好几个要员，教授亦有几个。林可也换上他的新衬衣，领子白白的，又将头发梳顺，虽已夹杂了白发，但并不妨事。只是林可也脸上永远谦卑的笑容使但凡同他交谈过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生些怜悯和厌恶。

林可也沉着地走上讲台，见台下黑压压的官员及师长，情不自禁地讲了许多谦词，谦得人觉得他不当教大学而只配教小学算术，胡教授便插了句嘴，说直接讲课吧。林可也才大赦自己，拿起了讲义。讲义上的内容叫他林可也看，实在是浅得可以，他为此讲得索然无味。但讲至中间某一点时，林可也想不妨生发开来，讲讲它的来龙去脉。如此一想，精神便一抖，果真沿那点展了开来。这一展开便收它不住，越讲越深入，林可也不觉忘了形。话间嗓子也亮了，气也粗了，手势作得虎虎有生气，而面色竟变得神采奕奕光泽照人起来。下课铃响了，他仍在黑板上游龙走蛇，浑然忘却身外之事。教授和讲师们一时间竟学了他的糊涂，任由他牵着鼻子走，也不知了身外之事。一个纯属文科毕业且刚提拔不久的教务处副处长忍不住咳了一声，这一声使林可也戛然顿住。管教干部过去常用干咳来表示意愿，或提示或不满，林可也已形成条件反射，他对假咳和真咳的分辨能力比分清数学中的符号更强几倍。他顿住后，一瞥讲义，发现自己走题太远，不觉大汗如雨，面色苍白，站在讲台上双腿发抖，就仿佛等待一个已预料到的最糟糕的判决。

便在那时，台下有人鼓了掌。然后好多巴掌也都鼓了起来。林可也惊愕地抬起头，汗珠由他的额上滚到了面颊。他看见最先鼓掌处坐着他同一教研室的几个老师。那个刘老师甚至把双手举至头上。胡教授说，我有一种感觉，让他教基础课太可惜了，光是他刚才讲的那点，就足以给研究生们开堂课了。众人不少点头称是。年轻人说想不到林可也貌不惊人却有如此水平，怪不得当初要打他作“反革命”哩。

这之后，好些人都管林可也叫了林景润，只是林可也一听这种叫法便心里哆嗦，一则自愧不如，一则怕哪一天又成罪状。

大学是个好地方，风景如画，雅人如云。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林可也终于也如鱼入水了。渐渐地见了熟人不再侧身相让点头哈腰，而是英勇地抬起头叫声老某小某什么的。几个月来，林可也皮也白了，脸也胖了，气色亦雄壮起来。他恍然觉得自己如凤如凰，经涅槃后已获再生，而再生的生命是一个全新

的。最重要的事让他弄清了，即，不是所有衣冠楚楚的人都是管教干部，也彻底明白，再没人有资格动辄对他实行教训。

这些弄醒后，新的问题又来了。有一天，一个女人敲错了门，他告诉了她正确的房门后，那女人对他嫣然一笑，道了声谢。这一笑，让林可也明白，他该有个女人一起生活了。忽然间他怀念起他过去的女友来。曾经，他是那样绝情地不要了她，无论她怎样哭诉，他都坚信是她出卖了自己。而现在细想来，却是人家冤他的同时，他又冤了她。林可也想起这些，不觉感叹。于是一天他颠颠地奔到女友任教的大学，七拐八弯地打听，才晓得女友早结了婚而且随丈夫一起去了杭州。女友生了两个儿子，均已上了大学。林可也有些悻悻的，他想那两个儿子本该是属他名下的。

系里的工会小组长许老师是个善解人意的老大姐，见林可也时而有发呆状，便明白林可也作何思想。于是一天，带了个女孩去找林可也。说是女孩，其实也三十出了头，只是因未婚之故而喜欢如此叫法。女孩姓杜，很大方很直率，大约这种场面见得多了。林可也喜出望外后便手忙脚乱地让座倒水。杜女孩屁股刚落座即开始提问，问了历史又问了未来，问了家庭又问了个人，问得林可也如同面对了管教干部，回答时声音竟怯了好几分。待林可也不由自主地低三下四后，跟着来的便是极其的厌恶。那杜女孩以为自己能看上林可也就是林可也的福气，想也未曾想过林可也会看她不中。为此当她听清林可也回绝她的话时，面孔都气变了形。连工会小组长许老师也惊说没料到。教研室其他人闻知这事，莫不称奇。后又一想，有什么可奇，林可也单身一个，婚史清白，又兼得大学教师，才华出众，品德优秀；何故不能挑上好的？刘老师说，那小杜也配？商店站柜台的，文化层次同林老师相差偌大，将来也一定合不来。我们大家难道没这种感受？林老师一定要娶一个高档次人才是。大家一想可不？刘老师娶的是他原先工厂里的会计，别的人自然也有上学前娶下了糟糠之妻的。比比林可也，这帮人便一律地羡慕起他可以万花丛中摘艳的运气来，甚至悔不当初自己也坐牢。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林可也去复印中心复印资料时认识了小朱。小朱亦在复印，见林可也复印的内容便很随意地就那文章闲聊起来。一聊便增了兴趣。林可也方晓得这小朱乃学校的研究生。出了复印中心，两人又一起走，不觉竟走到了林可也的单身楼。林可也说上去坐一会儿？小朱便去了。进了门，小朱才惊讶万端地说你没结婚？林可也说，没有，一次也没有。小朱瞬间红了脸。那之后，小朱便常去拜访，做论文得益不少，而但凡小朱去了，林可也思路便异常活跃，新想法如泉喷涌。不多久，教研室诸同仁都晓得林可也自己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女研究生对象，虽然个个从理智上觉得林可也未尝不可找如此这般的，可感情

上仍然别扭得慌，差不多人人都心说你林可也凭什么享此艳福。

放暑假了，小朱要回东北。走前来同林可也告辞。林可也尚不觉出什么。且将小朱送上了火车，车轮一滚，林可也忽然慌了，仿佛他的什么东西也随之一滚而去，心下顿时空了一大块。回家后无论看书也好，洗脏衣服也好，写文章也好就是填不了那份空。如此到了第三天，林可也忍无可忍，也买了张火车票直奔了东北。

林可也找到小朱家时正是夜里。小朱一时间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亏得小朱的母亲是位练达的妇女干部，连忙让林可也进屋落座，并热情地为他弄些吃的。林可也说，吃不着急，我不是为吃而来，我是特来向小朱求婚的，望您二老能够同意。小朱的父母都没思想准备，弄不清来者为谁，不知如何对答。尤其小朱的父亲，当下就挂了脸色。心想这林老师四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这样说话？求婚有如此求法？更何况小朱刚二十八，还不至于到嫁不出去的地步。小朱满面绯红，连连说：“哎呀呀，你瞎讲些什么呀。”仍是小朱的母亲有风度，她笑容满面，说是先吃了饭，冲个澡休息休息，其他慢慢谈。

北方的夏天很是宜人，天蓝地绿，一点儿也不躁人。林可也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小朱的父亲是个什么厂长，房子住得也宽。林可也住在客房里，每日有饭吃有水喝有书看，且隔天有小朱相陪着出去看风景，快活得令林可也大有乐不思蜀的倾向。终于小朱的父母有些不耐烦了，深知林可也这等人不把话说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于是一天晚餐时，小朱父母合计好一起向林可也发动攻势。小朱的父亲说：“林老师呀，你一直关心我女儿小朱，真该好好谢您。”林可也忙说这是应该的。小朱的母亲说：“本该要小朱多陪您玩儿几天，可是她的未婚夫快来了，她得去陪他。”小朱的父亲说：“是呀是呀，她的未婚夫是个博士，学计算机的，年轻有为，他是专程从上海来会小朱的。”林可也听得懵头懵脑，不明白有他这个未婚夫如何又出来另一个。心有此念，嘴上竟说了：“未婚夫？博士？那我呢？”小朱的母亲说：“您当然还是她的老师啰，而且永远是她的老师。她会永远尊敬您的。”林可也总算听清了意思，他不由望望小朱。小朱面红耳赤，低头不语。林可也不觉心下一阵酸楚。好在他一向善思，便又一口水咽下了那酸楚，说：“好的，谢谢你们。我乘今晚的火车走。”小朱的父母原以为得费老鼻子力气来处理这事的，不料竟如此简单，反倒万般地过意不去了。

小朱一家人送林可也到了火车站。火车晚点，大家便都干坐在候车室里等。林可也觉得这局面像送葬，便极欲改观，可又寻不出多少有利于谈兴的话。只得反复地讲，这城市太美了，我还没待够，还没待够。讲得大家更觉索然。最后还是小朱的爸爸问起了往事。小朱的爸爸说像林老师这样的人当初怎么会去反革命

呢？林可也皱了皱眉说自己也搞不清。只晓得有一天保卫科科长找他谈话，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什么都没有。科长说他狡猾，他说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科长就列举了好几条反动观点，说是他写下的。他一点儿也不记得自己写过那些反动话。科长说有凭有据，已送去了公安局。过了些日子，公安局说经验证写反动观点的字迹同他的字完全同出一人。于是就判了他无期。直到这回平反，才搞清那些反动观点是一个大右派写的，而当时组织上欲开批判会，责林可也发言。于是他抄下那些反动要点打算回家写批判文章。不料后来又换了人发言，他就将那准备批判的观点随手夹在一本书里，随后就忘了个干净。两年后，那本书借给他的女友，女友的同学又借了去，并发现了纸条，于是报了案。为这，林可也说他同他的女友绝了交，而且恨了她好久，前些年才晓得她也被冤了。

小朱一家人听得歔歔不已。林可也说，不过，在农场也很有收获，要不然自己的学问还做不到今天这一步。这话又让大家哭笑不得。小朱便问林可也可还想他的女友。林可也说也想过，想去为她也平个反，可找不到她。原先她是个梳长辫，喜欢穿布拉吉的小女孩，现在也不晓得是什么样子了。小朱嘴一撇，说原来你对她还这么有感情呀。林可也说是呀是呀，除了你外，我也只同她好过。我说了你别生气。我有时想她时，不知怎的，她的样子老是一下子变成你的样子，弄得我都记不清她的鼻眼究竟是怎么个长法了。后来我想一定是你更厉害，她一出现在我这里，你就三两下赶跑了她。林可也说得极认真，小朱的父母都憋不住笑出了声。便在笑时，火车来了。林可也依依不舍这候车室，连说不如一直晚下去才好哩。弄得小朱的父母又忍不住侧脸而笑。

林可也疲惫不堪地到家时，突然地发现房内兀地多出一张小桌，桌上且有几碟菜。正惊时，又发现床上已洗换一新，一件女式的裙子搭在床架上。林可也忙采取退式，他想可是走错了门。正欲到门口看门牌，却见了小朱笑盈盈地立在那里。林可也更惊，连说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在这里，我亲眼见你站在站台上，你朝我挥手再见，我亲眼见的。你真是小朱？研究生小朱？小朱大笑着进来，双手圈住了林可也的腰。林可也退了几步，小朱没松手，又进了几步。小朱说我未必不会飞来？林可也说怎么飞？神话里那样，坐飞毯？小朱说蠢啦你，坐飞机呀。林可也方恍然，觉得自己是蠢。他捶捶自己脑袋，正捶时又想起什么问小朱你未婚夫博士呢？留他一个人在那里不太礼貌吧。小朱说你管那些，你未必不想做我的未婚夫？林可也忙说想呀想呀。小朱说那就算是你啰。林可也大喜，喜过又怨小朱怎么不早说。又说开了那城市多美，我还没待够之类的话。小朱闭上了眼睛，仰着脸，嘟起小嘴，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才能干最要紧的。岂料林可也正唠叨时，见小朱作如此状，脑袋一下子清醒，双手使劲将小朱一拥，热情万端地